

〈回家的路〉

邵昱晴 110141513

「我從石門來。」

這是我小時候上臺自我介紹一定會出現的一句話，每天花半小時的車程從石門到恆春上學，是我的童年寫照。

滴答、滴答、滴答，路程的最後一個轉彎響起的方向燈，呼喚我睜開睡眠惺忪的雙眼，下車時微風吹來的涼意使我打了身寒顫，也讓我知道，家到了。

故鄉的名字 *jakaciljai* 意即「石門」，是因地形取名而來，進入石門的路口，兩側高聳的峭壁，中間穿出部落唯一一條聯外通道，這條與外界互通物資的道路，也聯絡著另一個世界。遠看就像門戶一般，是小小的我望出車窗，判定快到家了的標地，也是牡丹社事件的衝突地。如今漸漸淡去當年族人犧牲的哀悽，取而代之的是公部門建造的紀念公園，即便過了一個世紀，牌樓上的圖騰仍深深提醒著我們這片土地上的故事，歷經時空的流動，這份記憶在每個人心中烙印出不同的軌跡。

小時候，*kama*¹的車輕輕滑過蜿蜒的柏油路，山媽媽的腰身讓我小小的身軀在車上因失去重心而左右擺動，如同初次上學心中的忐忑，上了坡又下了坡。印象中的山路上，打翻過無數次 *vuvu*²為我準備的早餐，蛋餅、吐司或是熱騰騰的 *cinavu*³。翻過山也越過河，每每經過兩鄉的交界，兩側的峭壁映入我靈魂的窗，預告著車就要駛出部落。

看，調皮的猴群在樹上大力搖擺，看，老鷹在高空中自在翱翔，看呀，溪水依著峭壁往下游緩慢流動，流出我面對無知的不安，翠綠清澈的像是櫥窗裡的琉璃，野薑花在河邊跳起了大會舞，飄來的淡淡花香卻有 *kina*⁴身上的味道，道路兩旁的九重葛在冬天時盛開，紅、白、橘、粉色的都有，歡送也迎接，遠去與走進部落的人。

童年鑲嵌在這片土地，穿梭部落的鄉間小路，含羞草在腳邊畏畏縮縮，如同離開部落的我，帶刺且一碰就縮。路旁 *vuvu* 趁著雨後，彎腰拾起一顆顆肥美的 *luli*⁵，放進手裡的竹籃，雨鞋深陷在泥濘之中，九層塔炒蝸牛的香氣也瀰漫在空氣中。今晚 *vuvu* 肯定又會拿出私藏的小米酒，配上幾口，在餐桌上與 *kama* 相談部落裡的小事。作為不被所有人接受的食物，卻是我們日常的佳餚，是祖先充

¹ *kama*：南排灣族語，父親。

² *vuvu*：南排灣族語，祖父母。

³ *cinavu*：南排灣族語，排灣族傳統美食小米粽。

⁴ *kina*：南排灣族語，母親。

⁵ *luli*：南排灣族語，蝸牛。

饑的智慧與傳承。

從群山環繞駛過洋蔥田，道路從蜿蜒到筆直，車停，落山風在窗外咆哮，車行，距離校門又近了一些，紅綠燈一個個出現，停頓了鎮上緊湊的節奏，是部落沒有的。

恆春，kama 說那是風的故鄉，堅忍的瓊崖海棠在路旁屹立不搖，行車路線沿著古城門環繞，遊客來來往往，車子把道路擠得水泄不通，這是 kama 投入教育二十餘年的小鎮，當地族群組成多半是閩南人，同事們個個說著流利的臺語，kama 也在成長背景複雜的語言脈絡中精通國語、臺語及排灣族語，kama 總能在不同場合自在的轉換語言，而我總是癡癡地看著，一次比一次佩服，kama 自信地轉換身份，沒有一絲含糊。

豔陽高照的午後，拿起從課桌椅上拆下的木板，以看都疼的力道敲擊著自己的頭頂，踩上晃動的腳步，嘴巴念念有詞，同學在走廊模仿起乩童作法的樣子，那是開學第三天，從口中噴出的水，在旁起鬨的同學，我好奇的探頭查看，分不清自己是否畏懼，或者感到孤單。水還沒乾，儀式還沒完，走廊的末端，氣急敗壞的老師中斷了起乩儀式的進行，那是一連串未曾見過的場面，原來是陣頭文化，每天上演不同的戲碼，累積我一點一滴對恆春的認識。

九〇年代已不是當初那個處處充滿歧視的社會，至少在言語上較上一代少上許多被叫「番仔」、「山地人」的稱號，但難以抹滅的刻板印象依然存在，騎山豬上學的笑話也從未退過流行。童年的記憶中，在學校裡需要學習國語課，甚至是臺語；音樂課演奏直笛，甚至是月琴。閩南語鄉土課老師大聲斥責未把俚語背熟的同學，一週一堂的閩南語課，使我畏懼不已，是國小求學時的惡夢。這些能力或許能成為我融入群體的方法，成為在社會上爬升的路徑，但始終無法成為我心中孤帆的靠岸，使我在尋找自我的長洋裡迷航。

從山移動到城，面對城裡的未知，從小有許多的想像，想像背後的力量是好奇也是渴望，總以為那轟隆隆的鎮上，沒有容下我的空間。天空萬里無雲時爬上屋頂觀星是兒時養成的習慣，屋頂的視野很好，白天時能全方位被山脈環繞，感覺在部落的中心，和這片土地共用同個心臟，擁有著這片土地的同時也被擁有著。夜晚時則能擁有整片銀河，自由自在地在星空裡穿梭，我常在這裡許願，從考試順利到全家平安，心中的大小事都能交託於這片天空。從屋頂往恆春的方向一眼望去，鎮上的燈火用影子剪出山脈的輪廓，層層疊疊的山脈成了臥躺的孕婦，高壓電塔不偏不倚的成為母親的睫毛，面部微微側傾，隆起的腹部背後正好是燈火通明的恆春，無論石門，或是恆春，都是孕育我成長的土地，是多麼的相同卻又如此不同。

往返石門與恆春兩地，每日的移動與往返讓我無止境的翻滾，不知道部落裡

有多少人像我一樣，彼此都有一個通勤外地的原因。

這條路聯絡了不同文化間的我，而大部分的時候我是被分割的。

分割成的樣子有時也說不上來，學校裡總是內向許多，不主動強調的族群身份，也盡所能地融入大家，老師閩南語課要求的每個俚語，都嘗試背到滾瓜爛熟，同學們友善的對待，卻仍不改自己因擔心被貼上標籤而選擇沈默，繪畫成為國小時的心靈寄託，畫上圖騰再著上顏色，是我在恆春求學時最安心的角落。

「tjuliaz 是我們家的家族名，妳叫 umi tjuliaz，我們的名字一樣。」vuvu 在某天一邊整理假酸漿葉時，輕敲著自己因歲月與勞動磨損的膝蓋，嘴裡嚼著檳榔紅通通地一邊說。

我想，擁有名字對我們這一代來說是重要的。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我的族名，那天我在心中默唸不下二十遍，深怕自己會忘記。假酸漿葉是要準備包 cinavu 用的，vuvu 早早把醃肉餡料備好，那是我最愛的小米口味，包著奶奶對我的愛意，也包覆我混亂不已的心。那天 vuvu 和我娓娓道來那十幾二十年前上山採野菜的故事，背著竹簍上山，雨來得又快又急，姑婆芋化身為雨傘，憑著山野智慧採集野菜，隨著水流下山，伴著河堤回家。家後院鳳凰木的紅色花瓣，翻滾飄落在水泥地上，斜坡上的野生木瓜何野番茄，無視土壤貧瘠而結實累累，vuvu 的故事口傳未停，生生不息。

學期開始的那天，老師在講臺上邀請我們介紹自己與家。我腦海中盡是那些和朋友一起摘著矮叢中仙丹花的畫面，把花朵做成花圈、戒指或手環，裝飾在彼此身上，時而嚐嚙花蜜的甜美，時而赤腳奔跑享受烈日的親吻，天熱了便跑到河邊戲水，看著清澈見底的河水，遠處有人在堤防上釣魚，河裡也有 vuvu 浸濕衣裳地在抓電鰻。

從地上撿起一片萬中選一的扁平圓石，跨出前腳的同時，精實的手臂將石頭沿著水面「啪！啪！啪……」節奏隨之加快，石頭沉落於河底，魚蝦在水底逃竄，溪蟹在石頭邊爬行，隨手撿起岸邊積累多時的青苔，便開啟河邊的一番對戰，玩累了就躺在紋理斑駁的大石上休息，山脈環繞著宛如山媽媽的懷抱，微小的我們，在部落裡，總擁有的最多，滾燙的血液流竄於我的身體。

「我從石門來。」上了講臺後，這是除了中文姓名，我擠出唯一的一句話。接著是約莫十秒的沈默，十年，我生活了十年的土地，仍不及那十秒的猶豫。因為害怕不被理解，終究說不出家鄉有多美，也仍然看不清自己的模樣，因畏懼仍默默以自己的方式保護著身份，心裡的不安在講臺上一覽無遺。「ale ! tjuma !」vuvu 每天早上催促我上學的聲音在我耳邊迴盪，「快！走了！」。於是我快步走下講臺，原先因緊張而漲紅的雙頰感受到一股濕熱，原來眼淚已奪眶而出。

確切來說為什麼會哭，我不清楚，至少當時年幼的我，對於那些糾結與掙扎，並沒有太明顯的認知，只是身體先有了情緒，只是情緒提醒著我，這些生命的困頓與詰問。

回程，kama 的車燈照亮回家的路，光束消失在蜿蜒道路的末端，從天窗向外望去，群星佈滿天空，獵戶座依舊在窗緣的右下角，參與著每一趟路程，吸氣再吐氣，又可卸下一日的疲憊，回到山裡。

「阿公、阿嬤我回來了！」

放下九分滿的書包衝向餐桌，說也奇怪，回到家我卻一時轉換不過來的叫著阿公和阿嬤，kina 提醒著飯前洗手，而我卻迫不及待地跳上木椅，想把 vuvu 準備的佳餚塞入口中。全家到齊才享用晚餐是我們家族的習慣，餐桌上一邊用餐，一邊分享著彼此一天中發生的大小事，在山上、在鎮上、在學校，vuvu 和 kama 說著流利的族語時，我一如往常地沈默，腦海卻不斷浮現在講臺上失語的自己。

短短二十五分鐘的車程，依舊每日往返著兩地，自信大方與畏畏縮縮，仍時常因為內心的糾結而感到委屈，在什麼地方應該活成什麼樣子，要隱藏多少才會是安全，這是我年少時的課題。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翻轉、滾動，像是岸邊被海浪反覆拍打的鵝軟石，稜角因上游至下游的磨練，漸漸變得圓滑，家鄉土地賦予的能量，不只為心中無處安放的認同找到定位，也使族群認同感更加鮮明，成為心裡最大的支柱與力量。

小時候因畏懼而保護好的身份，像是躺在家屋頂的山媽媽未曾離開過，沒有被隱藏殆盡，只有一天比一天更加茁壯堅定，水泥屋頂上斑駁的痕跡，部落菜車依舊播放著傳統古調招攬客人，村長的村辦公處報告仍會聽到族語及中文兩個版本，一山又傳過一山，vuvu 依舊每天在我回家前準備好晚餐等著讓我享用，而 kama 的車日複一日得上了坡又下了坡，日子一天天的過，不再因懷疑而輾轉難眠。

歷經過無數的里程，所有的進入與離開，往返間的路程連結了兩地間轉換的身份，不知不覺自己已漸漸成為兒時眼中的 kama，時間與經驗的流逝與累積，身份間的自然轉換，不再如以往的格格不入與自我封閉，成長的這段路途，看盡了家鄉最美的風景，也探盡了國境之南的土地，在自己的生命篇章中慢慢理解了複雜的紋理，堆疊的記憶編織屬於自己的歸屬與認知。

「我是 umi tjuliaz，我來自 jakaciljai-石門部落。」

這是我現在自我介紹一定會出現的一句話，來自那往返來回的途中，堅定不已，而我是我。